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二季)——

唐代雍陶一句“白露暖秋色，月明清漏中”，把初白的秋气写得像一滴露。试想着落在淮南大地上，先凉后暖，再缓缓漫开，为世人展现出一脉优美的诗画意境。汤汤淮水自桐柏发脉，千里东来，至寿春而阔，至八公山而折，至凤台而回还，转眼回眸之间，视野开阔舒坦起来，淮水两岸平川展开，山退远，湖漾近，村舍如棋子，阡陌似纹枰，形成一幅壮美天地画卷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荏苒，逢此刻时节，淮水两岸已届白露。城乡之间夜凉昼热，水汽凝珠，如缀满草叶上的小小镜子，既能照见天色，洞察时变，也可照彻人心，涤澈灵魂。

这个时候，夏秋之交时的河汛已然褪去。泛着清流的淮河水位也退下几许，浅滩沙洲毕露，芦苇根根直立，像苍老者竖立的刚硬胡须。偶见单腿兀立的白鹭，静看水面碎银滚动，颇让人感到一丝惬意。连绵起伏的八公山，青苍色里已被秋阳烘出铜绿，山间马尾松的针尖上垂悬着的露珠，经风一拂，便簌簌落下。河岸边的早稻田高高高低，泛出一种略显成熟的黄，远望如金色浪峰凝固在广袤的原野。田埂上，几株苦楝树已挂起串串黄果，像夜市下悬挂在枝丫间装饰气派唤作满天星的盏盏小灯。

经由淮水与其支流沟洫的连通，焦岗湖、高塘湖、瓦埠湖连成一张巨大水网，淮南大地俨然是有水乡的风景特色，呈现给人们秋季的另一种风貌之美。湖汉间，残荷举柄，莲蓬低垂，蜻蜓虽仍来顾盼，却已无力立稳枝头。渔舟贴着水面轻轻滑过，转瞬之间油油的浮萍就在桨声里被切成了绿丝。浆过的汨汨水波似乎要将湖底的陈年淤泥味彻底泛出方为尽性。

白露时节，淮南的秋色呈现在每一粒稻，每一片云里，它们仿佛都是时间留下的刻度。白露前后，早稻开始灌浆，

稻穗弯弯，像沉思的哲人。农谚说：“白露看花，秋分看谷。”此刻花是荞麦花，白而细碎，铺地如雪；谷是粳稻，低头不语。农人却抬头看云，云若鳞鱼，主晴；云若絮团，主雨。晴可晒谷，雨则抢收。菜畦里，萝卜、菠菜茂长。扁豆爬上篱墙，紫花成串。

卢殷“秋空雁度青天远，疏树蝉嘶白露寒”的诗句也初显在淮南。雁阵从八公山顶掠过，人字被夕阳镶了红边，转眼没人苍茫。寒蝉留在树梢，声短而急，像拉锯的铁器。

旷野的上空，燕子已稀，偶有一两只剪翅而飞，逡巡的姿态不是觅食，像是在作告别前的再次深情游弋回望。麻雀却成群，从田间枝头轰然飞起，又落下，像反复擦拭天空的灰布。临近夜色，蛙声接替了蝉声，起初零散，继而沸腾；露水越重，蛙鼓越响，仿佛要把整个夏天唱回来。

白露的到来，让淮南的秋色渐次呈现，不是铺陈，而是点染的那种。乌柏最先红，像打翻了的朱砂；接着是枫香，红里带黄；其次是国槐，绿中透黄，最后才是栎类，黄中透褐。绿被这些暖色调逼到了角落里，又不甘退场，干脆绿得更深些，成了墨绿、黛绿、苍绿。

城里道路两旁，法桐叶大如扇，边缘先焦，卷起，露出背面灰白。风过处，叶背朝上，满街泛起银浪。小巷深处，一株老桂迟开，不动声色吐出香气，人过，衣襟带香，走出半里才觉。

此时节里，朝夕间的云霞算是美煞了风景，也不知要迷醉多少拍客。反正是一天两次的告别与重逢，不经意间就勾去了爱美人的魂。

白露里的黎明，淮河水面浮着一层淡色青烟，太阳从舜耕山缺口跳出，先是橘红，继而金黄，最后白炽。烟岚被光线层层剥去，露出水的肌肽、船的骨骼、鸟的羽毛。随着淮上渡口汽笛声响，码

白露潇

程晋仓

头也随即醒来，开启新一天的繁忙。早市的露水集里，菱角、芡实、翘嘴鱼、河虾挤满竹篮、水桶，讨价还价声与电瓶车、三轮车、自行车的铃声混融在一起，喧嚣了街巷的清晨。

有时候，云霞喜欢在傍晚的天空排练最后一幕大戏：紫、绯、橙、金，层层递进，忽又一笔抹去，仅留一线桃红，像未说完的台词。灯火接替星月，淮河大桥灯带亮起，蜿蜒如流动的铁水。老街的夜市排开，烧饼炉子、牛肉汤锅、炸土豆、烤串摊子，热气与香气蒸腾，把秋夜能烫出一个洞来。

有时，世事非常奇怪，比如，通往渡口的阡陌能将历史刻印在脚下，也留在了陌矣。淮南的渡口，老一点的如正阳关、东津渡、石头埠、淮上渡口等等。特别是正阳关，据说楚霸王曾持着楚王的金节，载满货物，车马舟楫穿梭于此；三国时，刘备曾在此屯兵；五代十国时期，杨行密盐船往来；清末，捻军铁骑踏冰而过。如今那些被鞋底磨得发亮的渡口石阶虽难以寻觅，但河水拍岸的涛声呢喃里，依稀还能听到千年前的桨声。

城乡街巷深处，豆腐坊间灯火通明。以泉水点浆，细若凝脂的淮南豆腐，老板娘用铜勺舀起豆花，手腕一抖，豆花便跌入布袋，豆腐脑就在这个温柔之跳中诞生。街角火炉上的大锅里，牛肉汤翻滚，红椒、八角、姜片沉浮在汤里，红油漂了厚厚一层，像古战场落下的残旗。食客或坐或蹲在摊头，捧着大碗，吹一口，喝一口，吃一口，汗与露霖霖回落。

放眼东望，高铁如长龙呼啸着从淮南东站而出，穿过河湖，穿过稻田，穿过菜地，穿过村庄，把城市的晨昏折叠成一张车票。傍晚里的山南新城区高楼玻璃幕墙像无数面镜子反射夕阳，拆碎了天空；老城区青瓦上长满藓草，是岁月留下的绿苔。

露，是夜的眼泪，是晨的珍珠。它生于温差，灭于太阳，像极了人事：热烈时蒸腾为云，冷却时凝结为雨，再冷则成霜，成雪，成冰。如果按《淮南子》“一叶知秋”的视角和观点来说，淮南人看露，便知一年将残；看霜，便知一年将尽。

登临舜耕山顶看城市灯火，则会豁然顿悟；人世盛衰何曾不似这露。少年如春露，晶莹但易逝；中年似秋露，饱满而负重；老年如霜露，洁白却近枯。然露虽灭，其水汽不会湮灭，只不过是换形于云、于雨、于湖、于河、于海。人之精神亦如此理，形骸可朽，然则爱与创造长存。

一阵山风袭来，松针上的露珠集体坠落，地面响起极细“滴滴”声，像无数小钟敲响。我忙不迭伸手去接住一滴，它在我掌心滚动，却映出舜耕山、八公山、稻田、村庄、灯火，也映出裹在夕阳云霞里的我的倒影。那雨露在体温中渐渐消散，惟留下一圈水痕，像未完成的句号。从这露里，我忽然明白，山上的秋、淮南的秋、中国的秋、人生的秋，原来都被浓缩在这一滴露里。它短暂，却包藏整个宇宙；它微小，却折射全部光芒。

雍陶的月已落，卢殷的雁已远，而淮河依旧东流。露结为霜，霜化为水，水又蒸腾为云——这便是自然给人间的启示：一切消逝都不是终结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归来。

“西风飘一叶，庭前飒已凉”，山顶清风阁旁的小道边飘下一片枫叶，红得像一封刚写完的信。我小心拾起它，夹进书里，也夹进了整个淮南的秋天。一股新风又迎面拂过，是从淮河的水面吹来，带着水汽、稻香、桂香、牛肉汤味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。

我知道，那是白露在温馨提醒，它在悄悄预告：珍惜当下的时光，霜降，已渐行渐近。

便能生出百尺向上的雄心。这性情，恰似古城的百姓——数百年来风雨沧桑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何尝不是如凌霄一般，坚韧而乐观地生活着？

要说古城最有诗意、最有气势的凌霄，还要数古城墙宾阳楼上那一株。寿州古城的墙砖太老太久了，砖缝里钻出许多草木，春有荠菜，秋有野菊，都是游客寻幽探古耐品的一景。而夏天最具特色的，则是宾阳楼上的凌霄和枸杞。那凌霄生在在内城堞下方的砖缝内，一根多头，独蔓成荫，游龙般越过墙头，披展在城门楼下方的墙面上。年复一年，枯荣更替，这株凌霄居然形成一面青绿的瀑布，严密地罩在墙壁上，橙红的花朵累累垂垂，远看像流苏璎珞，近观似千百喇叭，朝天吹奏着无声之乐，将这厚重恢弘的古代建筑，点染出一片靓丽活泼的朝气。如果说，古城墙的青砖是在展示岁月的沧桑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；那么，宾阳楼的凌霄，则是为这古城墙增添了热烈与浪漫，代表着古城焕发的无限青春和活力。

岁月悠悠，古韵绵长。漫步于寿州古城的大街小巷，看那一抹抹嫣红在微风中绽放，仿佛能够听见凌霄花在风中低语，讲述着古城的故事，传递着岁月的温情。这一方天地，因为凌霄花的绽放，而变得更加迷人，让人沉醉，使人留恋。

散文

古城凌霄

赵阳

弱的苦楝树。苦楝树旁边，逶迤着一堵块石做基，青砖筑就的院墙。墙角里卧着一株古凌霄，枝干嶙峋，碗口粗细，顺着墙角爬上墙头后，一下子变成无数枝蔓，有的缠绕于墙头墙面，有的攀援于房檐屋檐。“翠蔓缘株上，红芳冒暑开。”(宋·韦骧《和凌霄花》)串串凌霄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闪烁着柔和的光芒，宛如为青砖黛瓦披上盛装，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卷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为古城的凌霄所震撼、所迷醉！

可惜的是，后来“三步两桥”街区改造，因改善交通和老墙除危，这株凌霄不见了踪影……

但古城处处充满惊喜。就在我为老街改造使一些美好事物成为记忆而遗憾之时，倏忽间，却在环城路旁的“凌霄阁”又见到它。那斑驳的虬干，那遒劲的枝条，在我脑海里早已定格，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！原来，爱花护花的古城人并没有把它遗弃，只是让它换了个地方。搬了新家的古凌霄生长似

乎更加旺盛，茂密的枝干沿着砖墙攀援而上，老墙斑驳，它便填了砖缝的残缺；檐木腐朽，它便掩了木纹的裂痕。只两年时间就铺满屋顶，鲜艳的花朵引来过往游客拍摄观赏，“凌霄阁”成为名噪一时的“网红”打卡点。

广城“网红”青睐的凌霄，在东大街还有一处：一蓬凌霄从临街的墙内翻卷过来，形成一层厚厚的绿毯，藤蔓中生出一丛丛喇叭似的橘红色花，从围墙下垂直挂下，却又昂首挺胸，表露出向上伸展的姿态，展现着生命的活力。有一天路过，见院门虚掩，便叩门进院。古树下坐着一位品茶的长者，原来是古城架下的老校长。我问他为何独爱此花，老人扭头向凌霄投去欣赏的目光：“凌霄不娇气，给点水就活，正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。你看它，爬得多高，开得多艳，却从不讲究什么土质养分。”

顺着老人的目光看去，夕阳的余晖为墙头的凌霄涂上一层重重的金色。

确实，古城凌霄从不择土壤肥瘠，不计雨露多少，只要一英寸立锥之地，

寿州古城若是评选一种有代表性的花卉，我相信很多居民都会投凌霄一票。

在寿州古城，凌霄也被叫作紫葳、倒挂金钟。古时曾称陵苕，《诗经》中的“苕之华，芸其贵矣”，说的就是它。古城栽植凌霄的历史，志书上没有具体记载，但打我记事起便依稀记得，村前屋后、沟坎墙角都有它的身影，枝蔓蔓延，成蓬结缕，花似漏斗，色彩鲜艳，或橘红或金黄，把田野村落装扮得生机勃勃。长大后来到城里，发现古城人家亦好种此物。走在三街六巷七十二拐头，一不经意，一蓬凌霄便与你撞个满怀。或缘墙而生，或攀架而上，或墙头含笑，或园内吐芳。更有甚者，竟从老井旁的石缝中挤出，蜿蜒着爬上屋檐。夏日里，家家户户的凌霄花正盛，点缀着满墙翠绿的藤蔓，青砖灰瓦，绿叶红花，美轮美奂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正是朦胧诗流行的时代。我刚从基层调进城，下班后喜欢在街巷里闲逛，“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(戴望舒《雨巷》)一片云里，凌霄花枝繁叶茂，红绿相映，如同一面彩色的瀑布倾泻而下，随风摇曳，带给人们别样的夏季浪漫。走到“三步两桥”附近，一阵梵音随风飘来。循声望去，眼前是一株浓荫蔽日的东北榆，对面前有一株略嫌瘦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(第五季)征文

寿州古城素有“三街六巷七十二拐头”之说。

透过历史的尘烟，这里坑坑洼洼的青石板仿佛还回响着远古的足音。东汉时，河北巨鹿人时苗驾着行囊简陋的牛车，吱吱呀呀地来了；唐代大诗人李白吟着“寿阳信天险，遥阻八公山”来了；北宋的欧阳修在古风朴朴的古城向远方的妻子诉说他乡的美丽；英王陈玉成遭奸人陷害，他的英姿和战马哒哒的蹄音永远留在古城人民的心中；一代帝师孙家鼐从这里出发，以才学荣登状元宝座；抗日将领赵达源，誓死与古城共存亡，铿锵转巷指挥抗击日寇，血洒西门城头，壮烈牺牲……

这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幕，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，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感叹，小城故事多，街巷故事多……

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保存完好的寿州古城区，为北宋熙宁年间重建，街道纵横，古巷深深，四通八达。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，由于市政建设和康居工程的需要，有的街巷被拆迁改造；有的夷为平地，不复存在；有的名存实亡；有的面目全非，古风古貌荡然无存；也有的是今人为通讯、户籍、管理等诸多便利，而重新命名。现尽可能悉数收录，以供寻古参观者加以考证，或为市政建

设、社区规划、管理提供点滴帮助，亦可为青少年了解家乡提供一点资料。

以十字街为界，北至靖淮门为限，南以通衢门为止，东至宾阳门内，西到定湖门里。东北片为：小马家巷、大马家巷、驱泥塘巷、硝场巷、酒金塘沿、仓巷、袁家巷、武家巷、观巷、西大寺巷、一人巷、东岳庙巷、北梁家拐巷、白帝巷、马营巷、东大寺巷、大观井巷、小观井巷、箭道巷、北过驛巷、钟楼巷、单牌坊巷、傅家马路、郑家庄。西北片：木头牌坊巷、紫城街、北小长街、税务巷、大卫巷、毛家巷、鲍家井巷、圆通寺巷。东南片：南梁家拐巷、吴家楼巷、蒋寺巷、钱李巷、南照壁巷、北照壁巷、郝家巷、南过驛巷、杨权把巷、农机巷、状元街、棋盘街。西南片：营房巷、卫生巷(十八茅厕巷)、楼巷、曹家巷、清真寺巷、沙果巷、沙果巷、南小长街、留棋祠巷、戴台巷、赵氏巷、柏家巷、城角巷等。

这些古街巷或以姓名命，或以巷叙事、或以巷记事，各具特色。

位于棋盘街中段南侧有一条与南过驛巷遥遥相对的古巷就是状元街。宋嘉定十三年，也就是1220年的春天，詹炳炎去京师临安，参加春闱的会试，登庚辰武科，赐武举进士出身，授承节郎。随后，便离开京城，到京口、蕲州等地为

寿州街巷故事多

赵鸿冰

官，深受百姓爱戴。淳祐元年，即1241年，47岁的詹炳炎，参加京城的辛丑文科殿试。金殿策问时，他献《廷议策》，也称“万言策”，文采飞扬，众官叹服，得中殿试第三名，也就是探花。宋俗一般称殿试第一名状元为“鼎甲”。宋理宗赵昀，见詹炳炎长得端庄沉稳，文武双全，龙心大悦，把他唤到身边，仔细端详，赞誉有加，在集英殿赐詹炳炎为“天下茂异第一名状元”。由于詹炳炎是安丰军(今寿县)走出的士子，当地人们以状元为安丰军人而引以为傲，在城内树立状元坊，激励安丰军及属辖州县士子，奋发向学。状元坊所在的地方日趋繁华，虽然只是一个巷子，也被人们称作“状元街”了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如今，市政建设的步伐自然不会挽留逝去的辉煌和荣光。斗转星移，古老的状元街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，依稀还能觅到几间颇有古风的老宅，留给人们几多遐想和追忆。

在南大街，有一条叫做留棋祠巷的古巷，它与一位清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史载：东汉末年，山东巨鹿人时苗任寿春令。他为官廉洁，清风惠政，体察百姓疾苦，深受爱戴。时苗上任时，是驾一辆黄牛车来的。“居官岁余，牛生一犊”。卸任时，百姓依依送别，他执意要将小牛留下，他指着小牛犊说：“今来

本无此犊，犊为淮南所生有也。”百姓说：“六畜不识父，自当随母。”再三劝他带走牛犊，他仍不肯，留犊而去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清正，把他的小牛饮水的池子称为“留犊池”。明朝成化年间，寿州知州赵宗，顺从民意，始建公祠，在今天的留棋祠巷与清真寺巷交叉处，1990年当地政府拨款重修公祠，供人凭吊追思。特别是对为官从政者，时公祠和留棋祠巷不失为一部立体的反腐倡廉、公正为民的教材。

寿县有名的古巷还数钟楼巷。原城东宣化坊钟楼，在现代著名画家孙多慈旧居旁的一条小巷内，为明代所建，上悬5000斤重大钟，作用在于“司闭司晨”，即报时。后来，人们把它作为火警器械使用，并区别起火方向约定钟点：南三、北四、东五、西六。城中若有失火，登楼击鼓敲钟，人们循着钟点指示的方向，全力以赴，提水灭火。直至1964年寿县成立消防队，鸣钟火警方告结束，此巷遂名钟楼巷。

有的街巷因仄小，只能一人通过，所以称之为一人巷；有的街巷因居者中某一姓众多，遂以姓氏命名，后来杂姓日渐增多，但巷名不废，仍旧保留下来，如毛家巷、曹家巷、钱李巷、赵氏巷、吴家楼巷等。



云峦叠翠 左先法 摄

诗歌

裂隙间呜咽

王来勇

八十年了，风仍在卢沟桥的裂隙间呜咽
石狮子瞳孔深处，1937年的月光尚未融化
稻穗垂下头颅，并非向秋天致意
是子弹呼啸而过时，土地绷紧的痉挛
他们将姓名镌入枪托，把家信折成舟舟
在铁与火的海军中摆渡。那些脚印比战壕更深，比拂晓更浅——直到曙光咬住碉堡的残齿
年轻的骸骨，已化作山脉永恒的眷

如今白鸽划破广场的绸缎
孩童笑声里漂浮着硝烟沉淀的星尘
我们仍在黄昏俯身，
以掌心丈量碑石的体温
像触碰父辈未褪血的掌纹
风持续刻削时空，携着青铜般的记忆重量
警醒人间：有些坠落永远矗立成灯塔
以断裂的指节，为我们逐寸照亮前路

潘集在抗战时期的作用

苏登芬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坐落在泥河、黑河之间的潘集，南望淮河，北倚平阿山，东临泥河、伊河、黑河三水交汇的河套，西靠蒙风公路，地处怀远、凤台、蒙城三县交界地带，素有“鸡鸣听三县”之称。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淮上抗日根据地的南端前沿，也是中共凤台县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。

此地北有平阿山作为屏障，南、东两面有水域阻隔，西倚蒙风公路向外延伸，易守难攻，利于发展与开拓。抗战时期，凤台县城及城郊为日伪占据，阜凤公路旁的岳张集、西陈集等地成为国民党县党部及县政府迁避之地，唯独蒙风公路两侧及以东区域处于日伪势力不及、国民党无力顾及的“两不管”地带。

潘集南部沿淮一带，除高皇龙窝的老圩、平圩的谢家岗和靠近县城的芦集附近驻有少量日伪军外，其余地区多由中共地方组织及其武装控制。多次暗杀汉奸、袭击据点的行动使日伪军龟缩于楼楼，不敢轻易出动，北部的潘集更见安定。

1939年6月，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率部进军淮上，活动于淮河以北、津浦铁路以西、宿蒙风公路以东的潘集周边地区，并驻军于潘集东侧的耿集(今属怀远县)。凤台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导员、省委托第十九工作团团长张流波，于古沟、田集至潘集一带组建青抗会、妇抗会等组织，宣传抗日，动员群众。随后，中共凤台县县委副书记丁文山带队夜袭维持会，活捉并决处维持会长许鲁初，抗日锄奸声势大振。

独特的地理条件、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，加上地方武装和有新四军作为后盾，周边还有多种抗日力量游弋，为在潘集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。就连原在当地活跃、拥有两千余人枪的红枪会武装，也不再恣意妄为。

1940年7月初，针对何生石等民族败类烧杀抢掠的罪行，彭雪枫司令员在转战永城、涡阳、新兴集等地九个月，与政委黄克诚、参谋长张震率八路军第四纵队(由新四军第六支队与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合编)重返淮上，抗击日伪，严惩汉奸，司令部及淮上地委、淮上行署设于怀远县龙亢，多次在潘集及周边开展抗日除奸、剿匪安民行动。

7月10日，受豫皖苏区委派遣，陈元良在王子云陪同下，持彭雪枫亲笔信赴潘集地区考察党组织和抗战情况，说服红枪会首领王鹏飞、尚守祥合作抗日。14日，陈元良以县委书记身份，与第四纵队六八八团团长冯志湘率团二营进驻潘集。淮上行署同时于潘集设立凤台办事处，张太冲任主任。随后，马莲青、段

佩玉、巴芳(女)、叶煦、王琦、王璞臣、魏新民、宋杰生、林嘉祥、祖曼秋(女)等一批干部进入潘集，成为中共凤台县县委、凤台办事处及军事、民政、教育、财政、总务五科和青抗、妇抗、农抗、保安等组织的领导骨干。9月，实行“三三制”的县行政委员会成立，陈元良兼任主任，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

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，唆使红枪会首领汪海波在平阿山杀害干部王宝霞等三人，制造流血事件。潘集随后召开千余党政军民参加的声讨大会。至11月，设于田集的一区、太平集的二区、万福集的三区、潘集的直属区、顾桥的四区，共五个区委、区政府相继成立；县保安大队、儿童团、青抗会、妇抗会、淮上剧社、农民自卫团等组织也陆续建立。根据地在发展中巩固，潘集成为东起高皇寺、西至尚塘集、南抵淮河、北达万福集一带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12月12日，县委派遣马莲青、巴芳、祖曼秋至二区加强领导，随后展开阻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斗，并歼灭进扰苏滁的日伪绥靖六团两个营。

在特殊历史时期，潘集承担特殊使命：护送南北往来抗日干部，发出惩奸指令；县农抗会2400余人，妇抗会120余人，保安大队280余人，青抗会120余人在此集结；3400多人参加的“八一”建军13周年纪念暨抗日动员大会在此召开；送出支前军被500床、军服2000件、军鞋1000双；培训党员干部，输送800多名青年参军。潘集统辖五区二十三乡，联通南北，呼应东西。

1941年1月29日(农历正月初三)，县区武装配合六八八团于潘集全歼图谋不轨、强索粮文、企图对抗抗日武装的红枪会，击毙首领尚守祥，端掉谢街瓦沟沿王鹏飞老巢，处决王鹏飞。于集东北老廖坟安葬四名牺牲的八路军战士。至1月31日，凤台办事处改为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，张太冲任县长，随即开展财政税收、赈灾支前和扩大武装等工作。

至4月，日伪扫荡加剧，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军队进犯豫皖苏边区。为保存力量，驻潘集及周边的八路军向津浦路东战略转移。县委、县政府及县区武装按豫皖苏区委和淮上地委指示，分两批由张太冲、陈元良率领随军转移。此后区内抗战转为隐蔽，重心由潘集南移淮干、王圩一线。自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底的十个月，潘集作为凤台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，在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，依靠群众、团结各方，有效打击日伪顽势力，协同怀远、蒙城等根据地取得反顽反霸、减租减息等斗争胜利，以特殊形式发挥特殊作用，于历史长卷中写下浓重一笔，其功绩永载史册，为后人景仰。